



在现场

街边剥豆

文 / 桑胜月

每每暮春初夏，蚕豆便宜而又快落市的时候，我总要买好几斤储存起来。

但我从无一在弄内或街边剥过豆，没那个习惯。

今年的前些日子，终于又等到买便宜蚕豆了。

那是在距家不近的一个菜场，偏偏小葛一下就买了十来斤，这么重拎回家还不累煞人？小葛说，我有办法减重的。莫非像老阿姨一样旁若无人地坐在花坛边剥豆？好像太那个了吧？

太哪个了呢？我的心思被小葛看穿了：退休了，还计较得挺多。

她带我进了一条休闲的小巷，这里除了有儿童园地外，还有圆圆的几张石桌，石桌被四只腰鼓形的石凳拱卫着。除一张石桌只坐着两个人外，其余都坐满了。于是小葛拉我就与别人拼了桌。我有点不自在，但已由不得我了。

入座。一男一女皆是老者。热情得很，像是邀坐在他家桌旁。小葛把空袋子放桌中央，那便成了界河，两边是各自的蚕豆山。小葛是外交家，另一阿姨话也颇多，一会儿闲话随着粒粒蚕豆蹦满了一桌，这从未体验的热闹自然感染了我。我观察男性老

者，从年龄到相貌到气质，居然像极了出现在“朗读者”舞台上的许渊冲！只是许老在用纪念徐志摩的诗来怀想追求女友时，涓涓滂沱，而我边上的这位白发稀疏的老者，一直微偏着头，含情脉脉地看着剥豆的阿姨，他的妻。他时而呼应，时而轻笑，以表赞同或欣赏，我想这就是老来相伴的幸福图景吧。那女的呢，肯定比丈夫小十几岁还不止，操着外地口音的沪语，喋喋不休，戴着好几个金戒指的双手却让蚕豆山迅速矮了下去。但让我看不惯的是，那阿姨居然将最嫩的小蚕豆一颗颗丢入嘴里嚼得津津有味。唉，剥豆剥豆，莫管别人闲事。但见，那阿姨时不时瞥老人一眼，或给他竖起领子以避免风吹。这才是我称道的。

知道他们就住在近旁，天好便会来这里坐坐，末了，关照我，买了豆或别的什么，尽管坐在这里剥，只要弄干净就是了，难不成还要拎回家？那不太傻了？

是的，临走，我们的桌旁无一壳无一叶，拎着饱满的豆粒和那对陌生的夫妻客气作别。

路上，我提到这对夫妻，小葛立刻纠正，不见得是夫妻啊！那么是父女？当然也不是。这回轮到惊诧

了。小葛说，你听，那女的话音是南腔北调的上海话，这说明她是外地来的，而且有些年头了，而那男的一口纯正的沪语；再看那女的，金戒指戴了满手，项链耳环尽数戴了出来，上海女的平时居家过日子有这样显摆的吗？再看那老头，看女的眼神眉开眼笑的，爱怜得不行。据我知道，一旦是结了婚，特别是老夫老妻了，走路常是一前一后的，在外人面前反倒是冷冷淡淡的，哪有这样的？

我问小葛，你觉得他们是什么关系呢？她脱口而出，他俩啊，从前是主仆，现在是同居者，至多是一对新办的夫妻。你没发觉吗，她的习惯不是上海人的习惯，上海女人会在大庭广众不停吃生蚕豆的吗？她是农村出来的无疑。那女的搁一会儿就要看看老头，看看老头，还给他拉拉领子，那是她服侍他已成了职业习惯，最后，她是扶着老头的臂膀离开的，而不是像老来伴那样拉着丈夫的手走的。那是习惯成了自然喽。

小葛，我的家政服务员，居然扮演了一回推理大师阿加莎·克里斯蒂！我不敢苟同她的推理，但这对老人，看上去相亲相爱，这不也是最美丽的晚晴风景之一吗？



梦寄红楼 (水彩)

周宪法(77岁)、沈亚清(60岁)作



为人之道

有的时间不能等

文 / 侯宝良

望着妻子腹部上长长的手术切口，我心如刀绞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回忆起和妻子相伴的日子，对于妻子的竭尽付出，我难免暗生愧疚。退休后，孩子去了国外，我们理应有更多的时间陪伴，可我热心于写作，急于把以往的蹉跎岁月耽搁的时间弥补回来，挥就夕阳的灿烂，却忽视了身旁日渐体衰的妻子为家庭付出的艰辛。只想把获取更多的喜悦去换回妻子的笑容，也算是种补偿。

写作人有个特点，就是抓住灵感的闪念遨游在文海时会忘乎所以。哪知妻子有何烦心事，甚至我还委屈地误认是她对我的抱怨。事到如今我后悔，这几年我取得过不少成绩，朋友们赞誉我老有所获、大器晚成。现在我想啥都不重要，如果这些能换回妻子的健康真比什么都值。

人呐，往往在失去时才知什么是“遗憾”。有年春节一对夫妇请我吃饭，丈夫趁妻子转身走开之际，跟我说起自己的儿子在国外有三年多没见了，说是忙于找工作不知何日回来，他说自己68岁，老了，就算活到80岁尚余12年还能见几次？我用疑虑的眼光看他，这个曾经信誓旦旦为有出息的儿子而自豪的，怎么也儿女情长了呢？他漏底了：“都是老婆起劲，一门心思想出国养老，还不知结果如何呢？”世上哪有父母不念子女的，实话都说，不求儿女有多大贡献，太平盛世只求一家人和和睦睦在一起啊！可做晚辈的有多少会经常想念长辈呢？

我又有个同事，顺风顺水风光过，对事业踌躇满志，处事义无反顾，可谓是公而忘私有口皆碑呀。直到退居二线，她才感叹自己失去最多的是，“对不起父母，在他们需要我的时候，我都没在他们身边啊！”悔恨自己当初把家庭和事业太绝对了。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，错过了就是无法弥补的终身遗憾。

不论是做夫妻，还是做儿女的，留点时间陪伴家人，错过了没得后悔啊。

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，就是关心自己，关心父母，关心父母的父母



童年趣事

夏天的回忆

文 / 郑志强

小时候，夏天天气炎热，家家没有空调，也没有电风扇，所以大人小孩都到河边玩。河里面也有不少人洗澡、游泳，有人用旧的汽车内胎充气做救生圈，还有用废旧的自行车内胎充气后套在身上的。大一点的孩子，用两块三角形的布缝一个游泳裤头，裤头的一侧是开的，可用绳带系上。这样在换裤头时，就可以不用脱下外面的短裤，直接从一只腿穿上去，再系上另一边就行了。小一点的小孩，就直接脱了短裤，光着屁股下河。

我们家男孩就我一个，大人天天看着不让我去下河，怕出什么意外。可是我心里急得真是百爪挠心。于是，我等家里人午睡了，就从自己房间的窗户偷偷爬出去，几分钟就跑到了河边。找到我们院里的小孩后，就脱掉短裤下河，与他们在河里戏耍。时间差不多时，赶快爬上岸。穿上短裤，在岸边抓把土，一边往家跑，一边往身上抹土，不让看出来是洗过澡的。回到家，再从原路爬进屋，好长时间家里大人也没发现。

时间久了，我慢慢学会了游泳，先是学的狗刨式(或叫狗刨式)，两只手在身体两侧前后刨着，腿和脚在水面上打水花。好像大家都是先会这种泳姿，然后学的蛙泳。当然也喝过不少水，好在当时的河水非常清澈。

后来，有一次游泳完上岸后，抬头一看，妈妈就站在岸边，看脸色是气得不轻。到家后就把我收拾了一顿，打脸时牙都打出血了，这也是我记得的第二次挨打。后来气消了以后，妈妈问我会游了吗？我说会了，能游过河了，她听后笑了。从此再也不管我下河游泳，只是每次都叮嘱要小心。



忆往昔

电大生“蹭”电视

文 / 陈光新

儿子媳妇未打招呼就给送来一台全新39英寸高清LED彩电，将我们那台还在正常收看的老式彩电给强行淘汰掉了。他们的这番举动，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了当年的电大课堂。

1980年我考取了电大，赢得了三年带薪脱产学习的宝贵机会。那时，电大才刚刚开办，缺乏集中的教学场所，多采取分散办学的形式，按行业分类设立一些教学点，大部分教学点就设在行业或者大型厂矿的职工学校内。我们的教学班就设在市土产公司的一间会议室里，30名学员分别来自几家市属商贸公司。

班上同学的年龄参差不齐，小的刚二十来岁，大的已三十多岁，不少人都当起了爸爸妈妈，肩负起了家庭重担。然而，我们每人都非常珍视这次学习机会，从没有人迟到早退，更没有无故缺课现象。因为是电视远程教学，授课内容也不复播，所以收看电视时，大家都聚精会神，一边收看一边做笔记，生怕漏掉一句话。

尽管如此，由于使用的是一台18英寸的彩电，坐在后面的同学有时还是看不清荧屏上的板书。更主要的是，进进出出来土产公司办理业务的人，有的

听到电视响声，就会好奇地跑进来瞧热闹，对我们听课产生干扰。班主任陈老师听取大家的意见，请示上级同意后，到一所中学里租下一间教室，把我们的教学班搬了过去。

教学环境改善了，但停电的困扰始终无法解决。当时由于用电紧张，各条供电线路轮番停电，而且事先也无法得到确切通知。有时，正当我们全神贯注收看电视教学时，突然停电了，荧屏一闪，顿时变成黑屏。

这时的我们，就像战士接到冲锋令一样，各自拎起自己的书包，飞快地冲出教室，冲出校门，冲上马路。有的就近冲向工作单位，有的径直冲向自己的家，到达目的地后就迅速打开电视，调到电大教学频道，收看剩余的教学内容，力求把误课损失减少到最小。

一些家里暂时还没有电视机的同学，已经事先找好了“对象”，跟在有电视的同学后面一路狂奔，跑到别人家里，“蹭”一些剩余的电视课程。

随着经济发展，城市供电渐渐正常起来，莘莘学子拎着书包循电狂奔，只为“蹭”一下电视教学节目的“奇观”也随之消失，只留在了属于我们这辈人的记忆深处。